

UPS AND DOWNS

唐成 著

长篇反腐小说

歌颂真理与正义

针砭谬论与邪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

唐成/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UPS AND DOWNS

长篇反腐小说

沉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浮 / 唐成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08-3161-7

I. 沉…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62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 (编辑室) 62005042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4545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0.62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作者曾以长篇小说《谁上谁下》一炮走红。这是作者又一部精心构织的长篇力作。

20世纪50年代末期，孔庆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在发配期间，孔庆与教学点教师、大队支书未过门的儿媳妇产生了爱情，生下了马难生。孔庆被抓走，从此下落不明。因父亲是右派，马难生不能上高中，14岁开始学木匠闯江湖。在工地上遇到反党分子孟达山，在孟达山的指点下，马难生发明了简易木工计算法，被全总评为全国劳模。载誉归来时，恩师不知去向。七年后，马难生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遇上了恩师，此时的孟达山已是省交通厅厅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孟达山当上了省委书记。也就在这个时候，聪江地委书记王清江请求省委免去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专员韦旺。省委经过权衡考虑后，决定派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马难生赴任专员。王清江做梦也没想到，新任专员马难生比韦旺更不听话。马难生到任后，面对困难，不畏阻力，大胆改革，在省委书记孟达山的支持下，把一个新聪江带入新世纪。

本书紧跟时代步伐，爱憎分明；歌颂一心为党一心为民的好公仆，无情地揭露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弘扬正义，贬责邪恶。

本书以马难生一家为主线。从上世纪60年代写到新世纪，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情节曲折，语言流畅，不时出现兴奋点。

目 录

第一章	谁来接任专员	1
第二章	倾城之水	26
第三章	还债	48
第四章	沧桑岁月	74
第五章	探路	91
第六章	女孩与她的哥们儿	115
第七章	为经济号脉	148
第八章	女一号	171
第九章	爱恨交织	194
第十章	暗战	215
第十一章	两件大事	243
第十二章	逃不了	266
第十三章	应有结果	294
第十四章	执政为民	316

第一章

谁来接任专员

站在皤山山腰，聪江城区尽收眼底。

王清江指着脚下的高楼大厦，无比自豪地对省委书记孟达山说：“这几年聪江的发展是前 30 年的总和。我接手时，聪江城区是哑铃型形状，两头大中间小；现在是大肚罗汉形，肚子大两头小。城区面积由过去 3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由 9 万人增加到 28 万。”

孟达山静心地听他介绍。

省委书记不吱声，王清江以为自己说错了话。他这个人非常敏感，能从细微的情节表情中品味出名堂来。他讲的是实话，也在实说，但是，这种实话实说没有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动听，给人一种突出自我的感觉。尤其有表功的嫌疑。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王清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将话锋转向，说：“当然，聪江的发展离不开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聪江今天取得的成绩是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届地委、行署领导全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难奋进的结果……”

言之有理，也说得恰如其分。如果没有前三任地委书记打下的基础，他王清江哪来一步登天的本领？

话越说越中听。讲成绩不揽功，讲问题不诿过，这才是大家风度。

孟达山还是沉吟不语。多年来，他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让你把话讲够讲透才发表意见。

王清江兴致未减、谈性正酣。“孟书记，您看我们聪江城区是不是很有特点？”王清江指着眼前一派风光道，“城在山中，水在城中，人在画中。”

“总结得好！”孟达山终于说话了，并且是肯定的话。

得到鼓励，王清江来劲来神了。“孟书记，我要请您看一幅实景画。这幅画太美了……”王清江说一半留一半，抓住了孟达山的好奇心。

孟达山随王清江向不远处的一块大石柱走去。

不看不知道，到了才知道，这里真的有一个美妙的世界。

“您看……”王清江指着眼前的山山水水，提示省委书记。

不用提示。一幅百里田园风光图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张重彩画，“画家”运用的是大红大绿大黄的对比手法，把大自然夏季的景色渲染成错落有致的块状结构，达到了亮丽明快的效果。

众人都称好。好在风光秀丽外，还有一个切换的原因。切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城市风光眨眼成田园风光，“迅雷不及掩耳”，连思考的余地都没给人留下。

与其说是大自然把大家的兴趣调动起来，倒不如说是王清江把大家的兴趣调动起来。

王清江为自己精心巧妙的安排而自豪。要知道，今天陪同省委书记视察的都是些省里有头有面的大人物，这些人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能争取这些人，就是争取了钱与权。这也叫交易，很不显山露水的交易。

“能不能上山顶去看看？”孟达山指着山顶说。

这是条好建议，说明他的兴趣也调动起来。难得有好心情。

王清江给他一个扫兴的回答。“不行，我的老领导，”王清江解释道，“山顶长年积雪，现在虽然是夏天，山上的温度却是零下4度，山下的温度是38度，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24度。”

王清江停了停，观察孟达山的脸色。见孟达山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于是接着说：“我在聪江三十多年，好多次想登上山顶，想亲身体会诗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境，怎奈，这个愿望至今无法实现。”

的确如此。皤山特有的自然气候是大自然对聪江的特别奖赏，是地质运动送给聪江人民的特殊礼物。皤山的特别在于山顶上长年不化的积雪。这种现象，在北国不足为奇，在南中国是独树一帜。因此，当地人有以山为荣的自豪感。

皤山可以与日本的富士山相媲美。但是，远远没有富士山的名气。

月亮沾太阳的光，聪江没有因为有皤山而富裕起来。

这是最大的遗憾。

孟达山对王清江的回答不满意。现代条件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比如乘直升机就能直达山顶。不满意归不满意，孟达山不会真的与王清江过意不去。谁都知道，孟达山与王清江私交甚好，在全省 11 个地市州书记中，孟达山最喜欢王清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孟达山每年都要来聪江好几次，其他地市州几年都去不了一二次。孟达山对聪江情有独钟，扶贫点、各种联系点放在聪江；调查研究到聪江，访贫问苦到聪江。植树节来栽树，教师节来慰问老师。聪江的山水到处留下孟达山的脚印。

聪江与他有缘，关键是有王清江这位地委书记。

主要领导有地位，其地方也就有位置。

不过，登皤山还是第一次。是怪事？细想起来不怪，在人们的观念没有转变之前，考察旅游与游山玩水没有区别。谁愿落个游山玩水的骂名？

孟达山当省委书记的第二年，就把王清江从专员的位置上提拔当地委书记。说起来两个人也有七八年的私交。王清江尊称孟达山为老领导，其实孟达山年龄不大，只大王清江五岁。其他人称老领导，孟达山不答应。他老人家从不服老。

“孟书记，您看聪江是否具备地改市的条件？”王清江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此话正合孟达山心意。

王清江有个心愿，那就是在他手里完成地改市任务。如果

天公作美，那他不仅是聪江“改朝换代”的功臣，而且还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这是个很完美、很诱人的结局。

已经具备。孟达山给予肯定。聪江是全省的南大门，辖五县三市。从全省的地理位置以及发展战略上考虑，南部地区必须有一座中等城市起支撑龙头作用；聪江地改市是大势所趋，省委全力支持。

孟达山特别强调要抓紧申报。

可以理解省委书记的迫切心情。急是有道理的，聪江 500 多万人口，与三省交界，国土面积 1952 平方公里。如此广阔的范围，却看不到一座中等城市。没有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经济如何发展？

“谢谢省委的支持。”王清江代表地委立即作了回应。

为了体现自己雷厉风行的作风，王清江要进行现场办公。于是，他冲着陪同的人群大喊：“韦专员……”

韦旺就在身边，他没有看见。这种场合，专员一般站在不显眼的位置。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专员虽然也是一把手，其实是二把手，在党内是副职。以党内排名为准。

“什么事？”韦旺从王清江的背后现身，动作从容平和。与王清江刚才的失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大家笑了起来。

王清江以为他躲到什么地方或拉着省里哪个领导“忙里偷闲”点评人和事。

有他主陪，韦旺的确显得多余。作为专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得摆正位置，既要看到自己是行政一把手，更要知道自己是党内的副职。这种场合，专员总有些尴尬，主动了，怕别人说他抢风头，争镜头。不主动，或者不陪同，又怕人家说他不懂规矩。

今天差点不能来，原因是地委、行署新办公楼工地被当地农民围攻，不准施工。理由是施工单位没有用当地农民拖的沙石料。当地农民胆子也是太大了，首脑机关也敢寻蛮？这种事

不是现在才出现，早就有此类事件发生过，只不过没有引起重视。一贯态度就是默认，默认了的东西就变成了制度。现在他们是执行制度，不能因为你是首脑机关就不执行制度。

制度是约束能够约束的人。政府难道是约束的对象？韦旺一清早就到工地，扯着喉咙对政府秘书长廖克明讲：“通知公安处，把所有拖石料的车给我扣起来。”弦外有音，此话并不是说给廖克明听的。听话听音。这年头的人一个比一个精，没有人不理解此话的真正含义。

用鸡蛋碰石头没人干，果然没有农民来执行“制度”。

一蛮三分理。以蛮制蛮，这种工作方法有时可以用一点。

事毕，韦旺赶紧过来参与陪同。省委书记来了，他不能不来，也不敢不来。当然，来了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不来就大有文章可做。

有王清江书记在场，他永远是个配角。

王清江点他这个配角上场有何安排？

“地改市进展如何？”王清江问他。

王清江对部下说话一向是开门见山，没有铺垫，更没有商量的口气，该省略的话一定要省略，不该省略的有时也省略了。

在省委书记面前依然是平时的口气说话，韦旺觉得没面子，便没好气地回答：“地委决定由徐时岸同志负责此事，你应该问他。专员管不了副书记。”

同样是开门见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清江没有想到韦旺敢反戢，敢泼他的面子。应该想到，都是一把手，平级干部，相互间要尊重，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讲话。

什么一把手？王清江历来强调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一把手，就是他自己。其他一概不予承认，也不允许其他人承认。

还没有部下这样跟他讲过话，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反了。王清江强忍心头之火，改换了口气，问徐时岸：“徐书记，地改市的报告打上去了没有？”

徐时岸做梦都没有想到矛盾会转移到他头上，想溜，来不及了。于是便打哈哈。支吾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话。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王清江黑着脸对徐时岸发火说：“打了就打了，没打就没打，不要含含糊糊。”

徐时岸犹豫片刻，终于开口说话：“打了。”苍白无力。明白人一听就知道在撒谎。

尽管这样，他还是帮了王清江的忙，给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王清江满意地点了头。

真实情况是，报告已经写了，韦旺不让盖章。理由是，这等大事，要征求老同志的意见。

没办法，这类报告只能盖行署公章才顶用。

王清江看了看手表。他在找收场的理由，正好到了吃饭的时间。

“孟书记，时间不早了，您看是不是回宾馆？”王清江说。

得到附和。

大队人马上路。依然是上山的路线，依然是上山时的次序。警车前锋开道，孟达山的车紧随，接着是王清江的车，韦旺坐在省委的中巴车上……

警车闪烁着不醒目的蓝光缓缓前行。

二

晚餐很快结束了。

一定没有喝酒。

是没有喝酒。饭桌上只要沾上酒字，就没完没了。不放倒两个，不算喝到位。

孟达山不喝酒，谁也不敢喝，再大的酒瘾也会克制住；这也叫步调一致。没人说不准喝酒，孟达山也没有说，可大家就

是不喝；怪事？其实不怪，喝酒的机会多得是，何必让省委书记看出你是贪杯之徒。

袁凉林拿着酒杯笑容可掬地敬酒。他是聪江地区接待办副主任兼聪江宾馆经理。来的都是客。他是经理，也就是主人，为体现热情好客，必须每一桌都敬酒。这是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何况今天的客人不一般。

袁凉林边敬酒边陪小心道：“对不起，菜不好，多得罪，请谅解。”

这是他的策略，酒菜越丰盛，说得越勤，总能赢得一片赞扬声。越是赞扬，越是能喝。他已练成斤把酒的量。

好戏留在后头。他径直来到孟达山面前，说：“孟书记，饭菜不好请见谅。”

孟书记跟他是熟人，喜欢拿他开玩笑，便笑着问他：“袁经理，你说哪个菜不好？”将他一军。“这……这……”袁凉林一时回答不出来，卡壳了。越急越说不出话来；搞了半天还是说不出一个字。

大家笑了起来。王清江帮他解了围，说：“我们袁总只要是看见客人不喝酒，就认为是菜没做好；是不是袁总？”

“对！对！”袁凉林抹着脸上的汗，心情也放松了许多，接上话头说：“是这样，您不喝酒就说明我们的菜没有做好；自古就有怪酒不怪菜之说。”

酒文化还是熟悉不少。

大家又笑了起来。

袁凉林见各自吃饭，也就知趣地走开。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又趑转身，悄悄来到王清江身旁，把头埋在王清江的耳边，说：“王书记，9号房已经打开，乐花子在那里搞服务。”

9号房是王清江在宾馆的专用办公房，最高规格，总统套间。王清江每个礼拜都要在这个房间办公24小时。他在宾馆办公，其他人不得入内，只要乐花子在里面当差。

他入住宾馆，秘书、司机就神鬼放假。任何大事，秘书在电话里给挡了驾，千篇一律地回答：“到省城跑项目去了。”一句话，打发得干干净净，让所有人都信了。

这个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韦旺不清楚。

“去！”王清江脸露不悦。在这种场合讲这样的话，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袁凉林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走了。

王清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这个人，宰相肚里能撑船，忠于他的人办错了事，他能理解，认为是：好心办错了事。这个脾气，袁凉林比谁都清楚。因而，他心里不会有什么负担。他俩称得上是哥们儿。

晚饭后，王清江送孟达山进客房。

客套话后，王清江没有走的意思。孟达山知道他要有要事禀报，故意逗他说：“老王，陪了我一整天辛苦了，你去歇歇吧。”

王清江知道在逗他。如果赶他走，就不会说你辛苦，就会说我很累。尽管这样，王清江还是长话短说：“孟书记，我想动干部。”

孟达山知道他就是要动干部，不然他不会羞羞答答。干部动多了，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至少说明你这个同志相容性差。王清江不会为项目的事找省委书记，他认为，项目是政府部门的事，是专员管的事，懒得操这份心。

“清江，你继续讲。”孟达山示意他把话说完。

听了孟达山说话的口气，王清江所有的顾虑烟消云散。孟达山直呼其名，就是对他亲近的表现。有些微小动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王清江正要往下讲，有人敲门，是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马难生。

马难生见王清江在场，欲言又止。不好打搅他们的谈话。马难生是聪江人，王清江是他的父母官，总得给父母一点机

会。

正准备退下，孟达山喊住了他：“小马，有事吗？”

马难生向王清江点头，示意他谅解。

“孟书记，中央三讲巡视组胡部长一行明天下午到我省，晚上您是否回省城陪他吃饭？”马难生说。

“哪个胡部长。”孟达山问。中央的部长他可是认识不少。

马难生将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他。

只要是马难生办事，孟达山就放心。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在作怪。马难生是孟达山的前任秘书，也是孟达山几任秘书中最称职、最有才华的秘书，深得孟达山的器重。马难生当秘书时，就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离开秘书岗位时，马难生申请下地市，孟达山有些舍不得，让他把新秘书带熟后放行。新人熟了，老人不放走。马难生留下来，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除了一个“副”字又增加了一个“副”字，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副秘书长可以称之为领导，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省委。

孟达山仍然把他当秘书使唤，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信任有时叫束缚。

“这样吧，明天你代表我去机场接胡部长。把晚饭安排好，我赶回省城陪他们吃饭。”孟达山说。

交代完毕，孟达山示意马难生离开。

房门重新关上。

王清江不急于切入正题，而是夸起马难生来，说：“您这个秘书长不错，办事有条不紊；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孟达山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便刁难地说：“你喜欢就给你。”

是句开玩笑的话，谁也不会当真。

正合心意。王清江正愁找不到借口，机会来了。“孟书记，我正是想换专员。韦旺同志已经不与我合作共事了，今天的情形您是看见了，如果让他继续当专员，聪江的工作怎么能开展？”王清江道出了换专员的理由。

孟达山沉吟不语，示意他把话说完。

王清江罗列了韦旺的一系列不是，当然也肯定他的成绩。不肯定不行，韦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当初提拔韦旺时，在省委书记面前说韦旺如何如何好，现在不用人家，说得太坏了，如何自圆其说。

韦旺属破格提拔的干部，由县长直接提拔当专员。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不大可能，当时很正常。越几级提拔的人也很多。如今，用人已步入制度化的轨道。

“韦旺是你认准的人，怎么这么快就要‘废’人家？”孟达山不理解地问，也算是在指责他。提韦旺时，王清江力排众议、鼎力推荐，因此，得罪了不少聪江的副地级干部。韦旺上台之初，对他是顶礼膜拜。怎奈，好景不长，便我行我素。不商量，不打招呼，独立行事。还借口党政分开，削弱地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王清江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人，怕过谁？既能扶你上马，也能拉你下马；放出的风筝没有收不回的时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面对孟达山的指责，王清江无言以对。沉默片刻，王清江突然想出一句好的台词，说：“孟书记，神仙也有打瞌睡的时候。”这句话是经典语录。

神仙如此，何况人呢？不必责备求全。

轮到孟达山沉默了。

沉默是金，此话不假。

孟达山不吱声，王清江坐立不安。私交再好也不行，上下级关系是一道鸿沟；随便不得，也马虎不得。

孟达山终于发话了，说：“那么，韦旺怎么安排？”似在征求他的意见，实质是在摸他的底。王清江早为韦旺安排了位置，让他到政协联络组当组长。本来想让他到人大联络组当组长，又怕地改市后，人大联络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组长变成主任；主任的权力也不小，能与书记抗衡；还是不利于工作。这

样安排最妥当。

“让他当地区政协联络组组长。”王清江脱口而出。

这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能不能实施就看孟达山及省委买不买他的账。孟达山支持他的工作，但不是言听计从，更不是无原则支持。

孟达山再次沉默。这个安排建议显然不妥，如果合理，孟达山会讲话的。

不表态，说明不苟同。王清江窘得满脸通红。

空气异常沉闷，憋得喘不过气来。

三

王清江从9号房出来，太阳已经爬上屋顶。好险，离早餐只差10分钟。他埋怨乐花子不叫醒他。谁都不能怪，只能怪窗帘关得太实太严，不仅挡住了视线，而且还挡住了阳光；所以才有“天明不觉晓”的效果。

他匆匆来到大厅。袁凉林迎了上前，说：“孟书记在小花园打太极拳。”

王清江懒得理他，径直向小花园走去。

孟达山提气收功。打太极拳是他每天的必修课，风雨无阻。十年前他就爱上太极拳，是因病得“拳”。因犯肩周炎，痛得很厉害，吃了不少的药不见效，试着打太极拳，好了。从此拳不离手。时间长了，发现太极拳好处多多，是最好的体育运动。

“老领导真能持之以恒。”王清江人未到声音到。没有一点起晚床而惊慌的痕迹。声音算是缩短了迟到的时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孟达山正好收功。

昨晚不愉快的事好似没有发生，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餐厅。

落座后，马难生对王清江说：“王书记，孟书记今天看市